



宗伯集卷之五十八

海馮琦用韞著

奏疏

禮部稿

為類奏災異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節奉本部送禮科抄  
出巡撫甘肅等處地方釐理軍務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三畏  
題據西寧兵備道副使李有實塘報內

宗伯集

卷五十八

稱三月初四日據夜不收朱阿以與守  
把歸德河橋夜不收田中報稱黃河水  
乾見底今經數日又據張伯遊擊陳三  
奇及巴暖三川守備鄧紹芳報稱閏二  
月二十五日黃河水乾數丈半月未見  
源水流通又據該道副使李有實遊擊  
陳三奇守備鄧紹芳報稱黃河自閏二  
月二十五日乾涸數丈至三月十九日  
晚水陡漲發將橋邊墩院房屋衝去又

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李時華題稱南  
澳於本年正月十八日寅時本澳地震  
有聲如雷自東北起往西南去旋地大  
震有聲以致居民惶惑等因具報臣會  
同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地方都  
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戴耀提  
督軍務兼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朱運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劉  
應龍會同前事又該欽天監監正徐浩

題稱本年四月十五日丙午夜望月食  
又該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  
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四科  
題稱擦崖子關於本年七月初四日未  
時在本臺根底起霹靂雷火一塊進十  
八號臺擊碎旗杆一根本臺百總湯明  
兒子在炕上擊死年方一十三歲又小  
孩一名捉在臺外放下未死又該總  
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

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王象乾題據守壩底指揮彭從德報  
稱萬曆三十年五月二十三日未時忽  
然地震自東而來至北而去大鳴如雷  
又本年五月二十三日申時地震自東  
北方而來西南方而去至六月初一日  
戌時又震一次聲如微雷房屋俱動又  
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劉應龍題據福  
州府陰陽學於本年六月十八日辰時

初一刻地震三分二十一日卯時正四  
刻地震三分各自東南而來西北而去  
興化府陰陽生康棗後報稱本月十八  
日寅時二十一日卯時各地震自東南  
方起至西北方止又泉州府陰陽生林  
惟秀報稱本月十八日卯時地震四分  
二十一日卯時地震三分各由東北方  
而來西北方而去又該巡按福建監察  
御史劉應龍題本年八月二十五日夜

五更時候觀見天上有一長星頭大紅色尾尖白色初時發響一聲裂開中心紅兩邊白自東邊飛過西南方圈轉一半未曾全圓後身彎能動將紅色星一箇圈圍一半後來不動漸漸影去又據閭頭墩水隊兵田淮報稱九月初十日一更觀見天上一星起自東南方初出一箇圓大似碗身色血紅燦爛霎時間變出共成五箇作一堆各大似碗俱

血紅色一最鮮明至二更被雲遮掩又至三更尾只原一箇如初血紅色至四更復分五箇血紅鮮明到五更總歸一箇大似米籬血紅色至雞鳴又復碗大漫漫影去准等一夜又該南京內外守備部院科道等衙門司禮監太監等官邢隆等題萬曆三十年十月初八日據

孝陵神宮監掌印奉御潘時升

孝陵衛直月右僉書指揮王尚德等各稟稱

本日申時分據巡山官旗軍徐應金申  
之等報稱本陵山頂煙氣上冲少頃火  
起有神宮監掌印奉御潘時并僉書左  
監丞等官常永等及

孝陵衛掌印指揮蕭大仁等東城兵馬江化  
麟督同旗軍火甲人等奔赴延燒去處  
救護當時撲熄周圍約十餘丈許並未  
延及林木又該欽天監監正徐浩題稱  
本年十月十六日甲辰夜望月食等因

宗伯集

卷之五

五

節奉

聖旨是禮部知道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陸續  
抄出到部送司案候在卷又本年九月  
二十三夜都下喧傳有星如雞蛋大青  
白色光照地後有大小流星數百千枚  
四面紛紛交錯而行今照年終所據前  
項各處奏報災異相應一併類題案呈  
到部臣等竊惟天地間稍失其常者皆  
謂之異失常之甚令人目駭而心怖則

異之異也今歲奏報如黃河源竭星妖  
再見

孝陵起火等變皆前古所稀觀除臣等禮官  
奉職無狀不勝震恐席藁待罪外惟是  
妖不自作皆由人興今歲天變何以獨  
甚於往年臣請得而言其故天之仁愛  
人主甚矣天不言示人以象蓋日夕冀  
人主一悟悟而改也當其迷而未悟之  
先則其譴告者猶小及其悟而不改之

後則其譴告者常大何者迷而未悟悟  
之日可待悟而不改則改之日難期也  
皇上為天宗子呼吸常與天通邇者一二新  
政未合天心而幸今年二月於  
靜攝之中下省躬之諭罷礦稅停燒造雪誣  
獄錄廢臣煌煌數語盎然春溫乃渙汗  
復反叱膏未下

皇上有此美意天欲成之

皇上有此美意而未竟天又欲徹之於是乎

示之災異又示之恠異河竭於秦星變  
於閩此猶在遠耳至於羣星亂流為邦  
畿萬衆所睹鍾山起火在根本發祥之  
地此其譴告豈不深切著明哉凡災異  
之來人情未常不動色相誠久而漸安  
之又久而漸玩之則不但視天變為常  
而視避殿減膳羣工修省之文亦常矣  
天下之患莫大於以異為常往時羣臣  
數日不朝見為異今數年不得一瞻皇

翠華以為常往時章疏一二留中為異今大  
半不報以為常往時或點陪或另推為  
異今京堂缺至二十八藩臬以下缺八  
十人經年不補以為常採山之始中使  
與部郎金吾分道而馳為異今開礦不  
已轉為收稅餘鹽不已轉為漏契變產  
不已轉為捐資珠池不已轉為寶井無  
一地而無中使以為常往時採權使者  
害一命官為異今遷謫不已而編民編

民不已而係速以死甚而

天潢苗裔亦被摧折無一人不被中使之害  
以為常天下可驚可愕之事相率以為  
習見習聞而往時常行之政令偶一舉  
行反視以為曠典異數以常為異以異  
為常以此而求挽回

天意消弭災變不亦難乎夫羣臣比肩事主  
彼此不能相諭而望精誠格於

君父此為一難一體君臣近在交戟不能使

宋伯集

卷五十八

八

其說一入而望窮簷下姓疾痛愁苦聞  
於萬里重關之上此為二難士氣銷矣  
民情鬱矣蓋亦大其聲以疾呼而不能  
自達乃欲以人事符天意回

上帝之疾威而求其昭格此為三難臣以為  
堂簾之上元氣之始也咫尺之地通則  
無所不通咫尺之地壅則無所不壅伏

願

皇上以泰文一節為弭災首務延見大臣修

明政事罷言利之事不便於百姓者批  
荅章奏明示羣臣以意補缺官而程其  
功效仍諭羣臣同心憂國方當時事艱  
難正如風濤舟楫安則同其福利危則  
共其禍敗安得自分彼此安得自營身  
家

陛下收天下之心以同憂用天下之才以共  
濟以此仰承

天意轉災為祥在顯刻耳伏惟

宗伯集

卷之五

九

聖明留意臣等曷勝懇祈待命之至

為百載班行一旦隕越請乞

聖裁申明舊制以肅官常以存國體疏

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文選司郎中倪斯蕙等奏前事又該浙

江等道御史何淳之等奏為朝班原有

定規部屬妄生異議懇乞

聖明俯賜申飭以肅官聯以尊

朝廷事俱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又該南京湖廣道御史胡鶚奏為正班次肅官聯以尊朝廷以冀和衷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查隆慶元年二月該本部會同禮科都給事中辛自脩等看議得翰林院不拘品級敘於京堂之內科道官自為一等列於部屬之先今後常朝列班悉照此例其御殿大賀原有歷年習儀舊禮各宜遵行等因奉

宗伯集

卷五

十

穆宗皇帝聖旨是欽此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為照班次一節

國初之制專準品級永樂以後兼隆侍從故典制諸書所載其詞往往可以旁引而互執而隆慶初年本部題准事理與萬曆初年常朝舊儀亦稍不同今日吏部同屬與各道御史至露章而爭臣等再三參酌查本部原疏科道自為一等

列於部屬之先奉有

穆宗皇帝明旨炳然可據臣部原題如此今

日更相違異則何以昭畫一自

皇上登極以來常朝班次四班先六科而吏

部郎中等官接之五班先十三道而別

部郎中等官接之三十年衆所共睹之

舊規一旦昂彼以抑此又適當吏部四

司空署之後則非偏亦偏非徇亦徇矣

夫班次以近上為尊亦以押班為重諸

宗伯集

卷五

十一

臣所爭之事不大而事或因爭班而起

盖有爭之端倪即有爭之流弊今各執

一事理各據一舊章愈講而說彌不定

愈爭而氣彌不平恐至偏執生成心公

事成私隙臣等即欲以辯息辯徒益之

爭耳臣謹開具事理及舊疏舊儀以請

於

皇上惟

皇上一言決之盖

朝廷之禮當頒布自上而臣子守之不當爭執自下而

朝廷徇之今日之議或遵隆慶二年本部題准之事例或照萬曆初年習行之舊

儀斷自

皇上則羣臣俛首輸服無敢異同矣蓋爭本非盛世之事爭而失者有失之嫌爭而得者亦有爭之跡若出自

宸斷則班在前者遵

宗伯集

卷五

五

君命也無爭之跡矣班在後者亦遵

君命也無失之嫌矣從此畫息爭端一以共

濟國事為主亦所以率諸臣以順以讓以共通於師濟揖遜之路非但為班次一事而已

為仰遵

明旨并乞申飭章疏體式以肅臣工以便

裁覽疏

該內府抄出秦王誼澂奏為懇乞

聖明廣推敦篤榮及末品比

詔例以彰大典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近來本章字畫太細不便觀覽且易作洗改等弊着通行體式與各省直知會遵守如有參差的該科叅奏欽此  
仰見

皇上總覽萬幾留神批閱除奏內庶人乘杼等乞恩冠帶容臣等另議外謹查照嘉靖八年奏准本式酌量字畫大小通行

宗伯集

卷五

五

省直務令端楷整齊便於省覽以彰皇上同文之治然臣猶有請焉本章者臣子所以陳於

君父之前而輸忠效悃者也取其足以達

宸聰通下情已耳歷代名臣奏議皆明白正

大垂之至今乃比來諸臣建白往往有

過於修飾過於冗長過於奇僻過於隱

秘惰忿者臣等以為皆宜禁如作字必

依正韻不得間寫古字如裁作財駮作

駭之類用語必出經史不得引用子書  
及雜以小說俚語之類薦章但論其行  
能政業之實不得以海嶽風雲麟鳳金  
玉等語過於虛稱叅劾但指其貪鄙昏  
謬之實止用散文逐一開列不得以牽  
合對偶文致人罪論人論事必須明顯  
不得有陰摘其人而隱其名姓及不直  
斥其人而微闡其事使互相疑質而不  
可解者條陳利弊必須簡切不得有一

事數語可了而反覆千言及敷演款項  
絕類一篇策套者又如天下事非一家  
私事爭論是非必須公平不得有偏執  
成心而盛氣以求勝者蓋君臣之間貴  
於洞見底裏在下者披衷直陳則在上  
者一覽可決所關係於人心治體良非  
細故相應并行申飭恭候

命下臣等通行兩京各衙門及在外撫按官  
導守自後章疏如有仍踵前弊聽都察

院及該科指名舉治則不惟諸臣之奏議可還淳於前代而朝上而夕報可行有冀於今日矣奉  
聖旨是本章字畫着查嘉靖八年體式行還刊印頒示題奏文詞本以宣上德達下情各宜據事直陳豈得匿情浮談駕虛失實非告君之體亦何使遠近臣民通曉遵守依擬嚴行申飭故違的指名舉治

為抱病日深曠職已久懇乞

宗伯集

卷五

五

聖明俯容回籍調理以延殘喘疏

臣以草茅下士蒙

皇上掄置館局備員講幄涓埃未有効又蒙拔擢昇之典禮臣即捐糜此身不足報

恩厚豈敢言去豈忍言去顧臣於三月中偶感痰症虛火上炎日夜咳嗽飲食頗少

精神漸消舊日肌體瘦減十分之六屢

經醫官吳海張鶴年等調治皆謂脾肺兩虛已成勞損非需之歲月難以望痊

竊思三禮非臥治之常九列非養病之所治病則曠官理事則增病萬不得已乃敢哀鳴

君父之前伏望

皇上憐臣真病久病零臣回籍調理萬幸得

愈則自今日以往有生之年皆

皇上之賜也臣不任激切屏息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宗伯集

卷五

六

為部務曠久懇乞

聖明亟補左侍郎員缺以資經理疏

臣抱病寢尋肌體瘦削骨立如柴此舉

朝所共見者本月初六日具疏上聞未蒙

俞旨竊念臣部事體重繁目今

貢生雲集俱屬重典料臣之病既非且

夕所能平而右侍郎李廷機遠在數千

里又非頃刻所能至若非亟補左侍郎

員缺則經紀久虛部務日弛臣之心益

不自安臣之病益有增劇而已伏乞

皇上俯查吏部會推官員速賜點用以理部

事容臣大馬之軀回籍調理臣雖在田

野敢忘

皇上再生之賜曷勝哀懇隕越之至奉

聖旨該部侍郎員缺着將原推寫來看卿有

疾宜慎加調理稍可即出供職吏部知道

為積病難痊曠官已久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以延殘喘疏

宗伯集

卷五

七

頃該臣以抱病侵尋職業久曠再疏上

請奉

聖旨該部侍郎員缺着將原推寫來看卿有

疾宜慎加調理稍可即出供職吏部知道

欽此臣感激

天恩多方調治當典禮繁重之時恨不蚤愈

蚤出以圖少效涓埃之報不意調理再

旬百藥無效精神日減肌肉日銷痰嗽

連綿夜不得寐迄今骨瘦如削面黃似

蟻臣覽鏡顧影自歎自驚誠不自意強  
壯之年而一旦骨立形銷遠至於此夫  
以臣之年則宜爭

陛下之日長以臣之病則憂事

陛下之日短兼之部務煩多欲置而靜攝則  
瘵曠為懼欲強而視事則困憊不支兩  
者交戰臣心益苦臣病益進萬不得已  
乃敢哀鳴

君父之前伏望

宗伯集

卷五

文

皇上念臣真病久病別無假託容解部務就  
醫故里萬一狗馬之病漸有起色與黃  
童白叟共祝

萬年之壽未報之恩當圖銜結於異世耳

臣無任伏枕瞻望懇祈之至  
為患病已久部務多弛懇乞

聖明俯容回籍調理以保餘生以免曠職疏

臣頃以真病真情兩疏上請未蒙

俞旨臣抱病沉綿既不能免強即出待

命竭蹶又不敢怠迫遽奏多方調理今半月  
有餘而病勢日增元氣日減咳嗽晝夜  
不止日吐稠痰升餘日用飲食不為肌  
膚盡化而為痰涎以致身益瘦削面益  
痿黃近復聲啞氣促行步無力此滿朝  
臣工所共知共見臣不敢有一字之欺  
也臣部中自尚書范謙病故之後經年  
而余繼登代之繼登到任半年臥病一  
年而故又經年而臣蒙

宗伯集

卷五

元

聖恩叨繼其任不意臣之病體今又危劇如  
此然彼時猶有左右侍郎可以管理今  
臣既臥病而左侍郎懸缺未補右侍郎  
告病未來一堂之上空虛無人人情自  
然懈怠事體自然廢弛臣不足惜因臣  
之病而至誤  
朝廷一部之事則臣雖在牀蓐困頓之中  
又安能一息安也伏願  
皇上憐微臣久病難以遽痊部務久廢難以

再曠容臣回籍調理別選耆碩早代是任則典禮可無瘕官臣得專心藥長林豐草之中皆臣祝

壽銜恩之日也奉

聖旨卿有疾宜慎加攝衛安心靜養痊可即出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為備陳病臣情苦懇乞聖明鑒憫放還以延殘喘疏

臣頃奏為患病已久部務多弛懇乞

宗伯集

卷五

二十

聖明俯容回籍調理以保餘生以免曠職事

奉

聖旨卿有疾宜慎加攝衛安心靜養痊可出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臣莊誦

恩旨感極流涕念臣自為禮部右侍郎臣病重上書請急荷蒙

俞旨即日放臣又推講懣恩給臣父母

誥命臣五日抵家猶及侍臣父三月臣父

及生被封典臣父子相見生死永別

激

聖恩此時此情即剖心刻頸豈敢有愛及蒙  
召佐銓旋即時就道以為

皇上既體臣之情而放歸臣安敢不急

君之召而即出若得隨分盡職隨事盡心庶  
幾少效消埃以代先臣報荅不意葵藿  
之悃未申而蒲柳之姿已瘁臣之病蓋  
傷損虛勞之症也自去歲與聞大計旋

奉典試之

宗伯集

卷五

五

命出闈而臣已患消渴肌體瘦削矣經秋稍  
蘇至今春而前症復發加以勞嗽而臣  
病遂增劇矣即今氣血兩耗醫藥無功  
形容枯槁顏色憔悴對鏡顧影自危自  
驚既不能酬

君父優禮講官施及其父之意又不能踐先  
臣垂死教忠報効

君父之言每一上章踟躕累日然而不能自  
止者病至萬分難支而情出萬分不得

已也夫人臣無病而欲偷安者欺也有  
病而隱忍不言以至曠官誤事者亦欺  
也臣病根已經歲月萬無旦夕可愈之  
理伏望  
皇上憐臣真病真情放臣早歸田里  
也終身一飯不敢忘

聖主即不幸而從先臣地下亦當永矢銜結  
效犬馬於異世臣不勝真切懇惻仰望  
之至奉

宗伯集

卷五

三

聖旨覽奏情詞懇切但典禮重寄倚藉方殷  
卿宜倍藥慎攝瘥可即出供職不准請吏  
部知道

為病勢沉重瘥可無期懇乞

聖恩早放生還疏

臣頃奏為備陳病臣情苦懇乞

聖明鑒憫放還以延殘喘事奉

聖旨覽奏情詞懇切但典禮重寄倚藉方殷  
卿宜倍藥慎攝瘥可即出供職不准請吏

部知道欽此仰惟

聖慈高厚業已體臣之情而仍惜臣之去訓

以倍藥慎攝此真

天地之造父母之心也臣感荷

恩眷涕泗橫集念臣伏枕自春徂秋初尚一

面調理一面供職至於症漸危迫乃始

具疏陳情然醫未嘗一日離門藥未嘗

天請一日去口以為萬有一甦猶不敢忽然

於

宗儀集

卷五

三

恩旨之惓惓也乃今

天語益溫臣病轉篤始而肉消今且骨立矣

始而唾痰今且帶血矣聲啞喉乾神傷

形憊多醫罔效顧影自悲一息雖存生

意垂盡即

皇上念典禮之重令臣暫肩印務顧當此乎

吸存亡狗馬何由自効一身非有百慮

俱灰獨餘一念未斷之私緣臣尚有衰

齡老母隨住郎中臣以隻身承顏朝夕

今母憐子病雙淚欲枯子慮母衰五內  
如割母子相依為命則安危不問而同  
若非今日勉侍還鄉恐臣一旦溘先朝  
露將使忠孝兩虧

君親並負臣雖銷殞私憾何窮此臣所為  
骨支牀控誠瀝血不得不乞身於

皇上者也伏望

皇上仁覆如天惠然憫側容臣回籍調理臣  
得扶病護母與生入里門瞻望故土如

宗伯集

卷五

五

或弛負擔而勞瘁稍舒辭榮祿而災殃  
漸減從危獲起頑躓仍全實惟

皇上再生之賜臣激切仰控無任延頸悚息  
待

命之至

宗伯集卷之五十八終

宗伯集卷之五十九

北海馮琦用韞著

奏疏

禮部稿

為病深情迫七懇

天恩矜允放歸疏

先該臣奏為病勢沉重痊可無期懇乞  
聖恩早放生還事候

命月餘未蒙 俞旨仰窺

宗伯集

卷五十九

一

聖恩深厚不即棄捐臣獨何心固於求去但  
臣又患虛損漸成勞疾自四月迄今咳  
嗽日增肌膚日減奄奄僵臥旦夕憂惶  
方思具疏再請適當

聖節屆期普天稱慶臣欲起屢仆恨不能與  
於

闕廷舞蹈之末方用跼蹐何敢遽言其私

今慶典既畢臣乃始敢以情上懇臣禮  
官也臣既臥病左右堂虛無人日日曠

官事事 遣代臣一息尚在寧能自安  
臣見醫書勞嗽肉脫者難治臣之嗽亦  
已久矣肌肉銷鑠亦已甚矣臣如得生  
則再生也非

皇上憐而放臣臣得盡謝世事一意調治豈  
敢復有生全之望夫生臣者父母也能  
使臣再生者

皇上也是用瀝血陳於

君父之前伏乞

宗伯集

卷五

二

皇上念臣真病久病十分難支俯容回籍調  
理臣如未填溝壑惟母子日夜祝

天世圖銜結牙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為久病難痊懇乞

聖明恩斷早賜生還疏

臣病五月餘矣度削危困之狀滿朝大  
小臣工無不知之七上章乞歸而

上未忍棄臣也臣竊自念負疴沉重既不能

且夕望痊待

命趨起又不敢急迫上

請靜聽半月前症彌深緣臣病始於勞心因

而傷脾傷肺今雖在告而身縮部章名

列朝籍豈能事事無所用心稍運心思

便覺勞瘁故雖醫不離門藥不離口僅

能支撐目前而肌體之銷鑠顏色之憔悴

絲毫無加於舊臣此時此病稍退則

望生稍進則憂死王如秋深敗葉津液

宗伯集

卷五

三

先枯一經風霜輒虞隕落臣有

恩未報有母在堂若令溝壑先填將使忠孝

兩負玆玆衰母誰為侍養左右之人耿

耿孤悰永無報荅不難門藥不難口藥

朝廷之日此臣所以撫七尺而自憐于思

九闈而上控者也臣事

皇上頗久蒙

恩遇最深一念未酬寧忍自棄然而至於此

者臣之病臣之命耳伏望

皇上垂察俯容回籍倘或尚及調治得保餘  
年則全臣之命視用臣之身者  
德恩更倍臣雖沒齒敢忘銜結臣無任懇切

待 命之至

為待 命甚久病勢轉深九懇

天恩早放生還以全殘喘疏

自臣患病綿歷三時百方調治訖無寸

效瀝情控血

天聰彌高犬馬微踪未蒙矜察仰諗

宗伯集

卷五

四

聖心知臣用臣不輕棄臣臣若尚可支持寧  
忍固執求去顧臣脾肺交病形神兩傷  
又嗽成勞日見沉頓臣亦知

厚恩不可以不報而力難從心

宸聰不可以屢瀆而勢難久待今臣之肉已

銷矣臣之神已耗矣臣之詞已竭矣臣

斷息之情已亟矣臣之病狀去未必生而去

猶有可生之理臣之曠廢留亦何用而

皇上留終為難保之人

皇上與其留臣而徒增曠職之尤孰若放臣  
而予以可生之路伏乞

聖慈俯賜矜宥臣回籍調理則

朝廷再生之賜微臣百生之幸也臣無任

激切待命之至

為病危情苦十懇

天恩垂憫放歸以保殘喘疏

臣以久病乞骸未蒙 矜允待

命枕上以日為年伏念臣部自尚書余繼登

宗伯集

卷五

五

抱病經年又缺官經年而臣得承乏其

後方數月而病病痠病嗽又適與繼登

相似不入部署又半年矣從來部中空

虛無人諸事廢弛未有如今日之甚且

久者臣欲強起經理而疾勢沉重不能

自持欲堅臥調理而部務殷繁豈宜久

曠因久病而曠官因曠官而增病臣非

敢自惜也國有六職因臣而廢其一臣

即臥病何以自寧夫人痛則呼天病則

呼父母

皇上之尊天也臣子視之則父母也臣呼籲  
乞身之章凡九上矣臣叨列詞林二十  
五年供事講幄十年臣雖不肯託在  
近臣病篤情危一旦至此譬如依人鳥  
雀垂死哀鳴

皇上至仁至慈寧無矜惻惟

皇上批發臣奏俾得回籍調理庶幾無職業  
曠廢之憂就故鄉水土之便臣若幸而

宗伯集

卷五十九

六

得愈實惟

皇上再生之賜臣情竭詞窮不勝仰望懇祈  
之至

為病勢愈久愈深調治百方無效十一  
懇恩早賜生還疏

臣自夏初杜門抱病八月於此矣上章  
請告屢蒙 恩留仰諗

聖明未忍捐棄臣多方調治萬一得痊臣尚  
可以無去也乃病至今日有不能再延

者夫長至者天地剝復之會也故醫家  
診病每視冬至增減之症為入春輕重  
之徵臣數月來飲食減少明係脾土虧  
損當此時而脾氣不復將來春木侵之  
必益虧矣臣數月來肌肉消瘦明係相  
火熏燬當此時而水不能制將來春木  
佐之必益熾矣就令臣今日得蒙

恩賜歸解組釋負以從事於靜攝猶恐無及  
而況可再一日緩乎夫臣禮官也

宗伯集

卷五九

七

郊祀大禮而不能與俎豆之役長至大慶而  
不能隨拜祝之班雖牀褥之上能一息  
寧乎伏惟

明主之恩不可勝量顧臣之病勢實是沉重  
辭榮養靜未必其生臨事當官徒速其  
斃與其使臣在京邸而死孰若使臣就  
田里而生

主恩自厚臣命自薄臣之求去非得已也伏  
望

皇上察臣危亟之勢，憐臣哀切之情，俯俞臣請，慨然放還。使臣得及此時，以養微陽，萬一再生，有機則自今不死之日，皆皇上所賜之年也。奉

聖旨：卿典禮寅清，朕所眷倚。既疾未瘳，宜從容調攝，俟稍痊可，即出供職。慎勿再辭，吏部知道。欽此。

為患病日久十二懇

天恩早放生還，并乞點用部貳以綜典禮。疏

宗伯集

卷五

八

臣力疾十一疏乞醫奉

聖旨：卿典禮寅清，朕所眷倚。既疾未瘳，宜從容調攝，俟稍痊可，即出供職。慎勿再辭。吏部知道。欽此。夫臣之病已深，而求去已亟矣。而

皇上猶不忍令臣即善，諭以從容調攝。

天地父母之恩，非臣殞首所能上報。顧臣臥病太久，痊可無期，已瘁之精神，難以驟復。已銷之肌肉，難以驟生。生死關情，俯

仰係念臣惟一母母又垂老母惟一子  
子又垂危此臣急迫之真情諒亦

聖明所憫惻也且臣之此時為身謀則有憂  
生之嗟為國謀則有曠職之懼本部侍  
郎二員左者未補右者未到獨臣以一  
身臥理病憊難支夫使臣拮据部務則  
不能靜攝使臣一意靜攝又不免廢事  
是臣身與部事蓋交相病也萬不得已  
乃敢哀控

深伯集

卷五

九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容臣回籍調治既免聽臣暫解部事將  
臣部印信別委大臣一員管理仍將左  
侍郎員缺速賜點用庶幾餘生或猶可  
起而部務不致久瘕矣  
為病深時久情迫詞窮十三懇

恩早放生還疏

臣於前月奏為病勢愈久愈深調治百  
方無效十一懇恩早賜生還事奉

聖旨卿典禮寅清朕所眷倚既疾未瘳宜從容調攝俟稍痊可即出供職慎勿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伏誦

天語不勝媿念臣抱病九月有餘陳

請之疏亦已十二次矣臣今年四十有五蒙

皇上拔擢至正卿海濱寒士初望豈敢及此

前時臣父病亟蒙

皇上體悉速命臣歸臨危相見又推講惺恩

賜封賜卹臣每念此未嘗不中夜伏枕而泣

宗伯集

卷五

十

也若臣尚可支持不思報效不病稱病

欲自偷安無論

皇上不可欺本心不忍欺即

皇天在上寧容此不忠不信忘恩負德之臣

哉臣閱醫書勞瘦而肉脫者難治臣之

體比舊已減十之七矣又嗽而聲啞者

難治臣啞而小愈愈而復啞者又一月

餘矣秋冬間尚賴藥餌以活耳屈指春

陽水氣將旺脾胃土受尅脾氣不能勝藥

力則何所恃而自存乎夫臣所藉以報主者此身耳若先無此身將何致身從前異數隆恩無由報荅即稱銜環結草亦是渺茫此所為顧影自悲仰

天上控者也臣有寡母已迫衰齡頃在家鄉驚聞虛信千里宵征涉霜雪而視臣於京邸臣母子相抱痛哭兒之不孝使母劬勞如此母則謂臣途中但望見汝了不知寒也顧別幾月而汝遂瘦削幾不可識認乎臣病勢如此情事如此一字不敢欺謾伏望

皇上念臣生死未決之危症憐臣母子相依之至情早放臣歸俾之一意靜攝但此身得全異日或有可以報

上恩者而泚所敢必也奉

聖旨卿疾未平宜安心靜攝以俟痊愈如何又有此奏還遵屢旨在任調理母得固辭吏部知道欽此

為病勢深沉恐誤典禮十四懇

恩憐憫苦情疏

臣於本月初四日奏為病深時久情迫  
詞窮十三懇恩早放生還事奉

聖旨卿疾未平宜安心靜攝以俟痊復如何  
又有此奏還遵屢旨任調理毋得固辭  
吏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感泣病殘微軀致  
塵

聖眷自當安心調理豈敢復有塵瀆乃臣心

宗伯集

卷五九

七

有萬不能安者不敢不明陳

君父之前臣自患病以來日甚一日肌肉盡  
消嗽不絕聲痰不絕嘔肺氣已竭脾氣  
已傷九月臥牀百方無效日者

福王婚禮選吉驟聞

天語傳宣臣病未及死敢不趨命匍匐至

長安門顛仆不支司官代臣接捧

勅旨宣召中使在朝臣工眾目所見咸訝臣  
一病至此夫莫重於

君命禮有不俟屨車者而臣中途自廢力不能安臣心何以自安元旦在即百辟朝天而臣咫尺闕庭方當僵卧不能從諸臣一效舞蹈祝願之私臣心又何以自安且福王婚禮有司矣禮官宜有執事而左侍郎尚缺右侍郎未來獨臣一人尚縮部綬今臣病經一載瘦削如此豈敢於兩月之內遽望痊安若於此時不能強起部中又別無官豈不有誤

宗伯集

卷五

三

朝廷之事則臣之罪益大則臣之心益不安矣伏乞

聖主念臣真病真情並無一字虛假

俯容臣回籍調治早選賢能以襄典禮則於國事既濟臣命得延臣犬馬何足道或不孤

聖明二十餘年作養微臣之至意耳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為病勢危篤苦情可憐十五懇

恩速放生還跡

臣自患病經年猶扶掖視部中文書昨  
天恩正月二十四日僉押忽然一陣痰暈筆  
落於地尚不自覺已而稍蘇乃始自驚  
而自憐也臣自入春以來痰嗽日增元  
氣日損飲食日少奄奄待盡喉啞不能  
出言手顫不能書字觀臣之面猶三分  
似人也解衣而視其體卮羸憔悴已全  
不似人形矣死生常理何足深惜獨念  
堂上慈母將逝七旬抱中稚子未及五  
歲俯仰如此悲苦可知伏願  
皇上憐而放臣臣等兩萬一得愈猶是  
陛下之草莽臣也不幸而死死於故鄉亦冀  
陛下之恩不朽臣病危神亂不知所云  
為病危職廢情苦詞窮懇乞

天恩別簡大臣管理部務

賜臣生還以延殘喘跡

臣自入春以來瘦弱甚聲日啞痰日

稠飲食日減神思憤亂動須人扶臣之  
病懼加於春而今果加矣見者皆駭而  
醫者却步矣臣不能視部事僉押用印  
者二十餘日矣  
皇上未忍遽聽臣歸不知臣今不憂不得歸  
而憂不及歸也伏乞

別簡大臣一員代署部事仍許臣回籍調理  
則

皇上始終恩遇臣生死俱當不朽臣伏枕陳

宗伯集

卷五

五

情不勝迫切惟

皇上哀憐之

為病勢十分危篤母子二命相連懇乞

聖慈憐憫拯救疏

臣自患病以來請告疏至十六矣

皇上未忍放臣蓋猶謂臣病尚可生耳臣病

半月以來十分沉重蓋因勞瘵之病虛

弱羸瘦肌肉消盡氣血耗盡臣之在世

捱日而已臣母年近七旬因愁成病若

臣有不保臣母何以自存懇乞

聖恩早放臣歸臣及生前與母還鄉臣即不

起尚免臣母怨苦異鄉或致不測也

為病危戀主恭進微言懇乞

聖明省覽大修德政以慰輿情以補未報

深恩疏

臣自患病愈逾一載生平受

恩隆重無可仰酬今病且篤矣古大臣當有

遺疏而臣已昏瞶一字未成謹取臣病

宗伯集

卷五九

六

中未上疏補綴上之仰惟

皇上在位三十一載矣自古帝王即有享國

長久未有歷三十餘年而方春秋鼎盛

際中天之運如

皇上者也主勢尊國勢強中外無隙東征西

討神武赫然五子同日受冊同日加冠

麟趾螽斯之盛皆前代所未有天既尊

陛下為中國之一人又福

陛下為千古之一帝

陛下永念此意何以報荅歷考古帝王臨御  
既久或以治久而生釁或以將亂而生  
悔歷年既多則大亂大治生焉臣願

陛下穆然自省所行盡是耶則三十餘年者  
固

陛下持盈保泰之時所行未盡是耶則三十  
餘年者亦

陛下回心轉意之時當此壯盛之年正是理  
亂之介若不將大小政務整頓一番中

宗廟集

卷之五九

七

外人心收拾一番日復一日盛年漸往  
蠱壞益深即欲挽不反之勢於倦勤之  
餘亦無及矣

陛下天質英明神謨周到但未必盡用之任  
人行政吃緊當用之處故朝政猶未肅  
吏治猶未清君臣上下之交猶未孚而  
天下人心未盡欣頌耳

陛下試自省高明英斷比之前代詰王何入  
不如若問政事民情可方何代臣願

陛下奮其英畧卓然以整齊天下為事以副  
上天篤厚寵綏之意請畧言其槩夫朝政未  
肅者病在人情之情臣比見人心怠玩  
綱紀陵夷令多稽緩事多廢闕彼此喜  
拓仗上下不相貫議少成效人無固心  
即如

皇上批荅間有不時或欲慎重以示不輕或  
欲操縱以示不測羣臣不曉此意直謂  
可緩可急可作可置

宗伯集

卷五

文

朝廷緩之誰肯急之朝廷置之誰肯為之  
蓋政事是朝廷政事若朝廷不着緊爰  
然主張於上則任事者近於招權執法  
者易於招怨相率偷安尋隙自便過一  
事則曰我非不欲為也未得

音耳建一言則曰夫業已言之矣如

留中不報何如此則是與臣子以藉口塞責  
之地而廢弛之名反使

朝廷當之臣以為天下之事寧使

朝廷責成臣子無僕臣子催請

君父疏上必報明示可否疏下即覆顯立期

程

朝廷躬為精勤以率先羣下勿更

留中以滋弊端則所以振天下之情而歸之  
整肅者也吏治未清者病在士風之貪  
夫人情所趨者利也欲利而不敢取者  
畏法也懸法而不能使不犯有人執法  
而莫敢不肅者畏官也故州縣治民鄰

宗伯集

卷五

五

轄州縣總以司道為之紀綱大約一司  
道所管有司常不止十人司道有人則  
十人皆奉法矣伏見此時司道之缺不  
下五六十人而其他以公事馳驅及陞  
遷未任者不在此數則是司道之缺者  
常近百而有司之無所束者常近千况  
藩臬既苦於無人而郡守半幾於空署  
有司既無人管領無人查考廉者不勸  
貪者不懼非卓然自立者則相率而乘

時漁獵耳

陛下但知慎重爵秩予奪自由豈知一官缺而一官之法廢一官之法廢而十官者皆無所稟畏矣臣以為宜速補天下兩司及郡守員缺仍諭以檢察所屬期共澄清要於三年之後計所釐正幾何激揚幾何以為黜陟則所以革吏治之貪而歸之澄清者也君臣上下之睽者病在形跡之疑夫事有所不行者疑其事也人有所不用者疑其人也

宗伯集

卷五

三

皇上明睿原出羣臣之上羣臣忠邪不一豈謂盡無可疑

皇上所疑委亦有時而中有疑而中則遂以疑為常始因一端漸及衆事始而疑端在事既而疑根在心今合在廷之臣舉措稱

上意者幾人一歲之中

上所點用卿貳大臣幾人羣臣處見疑之勢

巧者益自彌縫以蓋其所短潔者遠避  
嫌疑趨起而不敢前誰肯挺身以任  
朝廷之事若

君父推心任人有缺即補以官有官即責以  
事羣臣無可顧忌展布四體以幹王事  
縱使才有長短其意常欲向前夫使人  
人盡心人人盡力 國家之利孰大於  
此唐德宗時猜疑羣臣人才消沮及遇  
患難無人可託乃知天下人才用之即  
有不用即無信之即無人可疑疑之則  
無人可信臣請

宗伯集

卷五

三

陛下明詔羣臣從前上下相激以致不能無  
疑一體君臣有何嫌疑自今以往當復  
坦然用舍因廷論之是非賞罰付已成  
之功罪羣臣亦各洗心滌慮精白事  
君有事寧直陳有過寧引咎不得欺隱回護  
以開疑端亦不得彼此猜嫌致成傾軋  
周防盡撤表裏洞開則所以釋上下之

疑而成泰交者也其要莫急於收人心  
大凡人情既有所溺人言原自難奪惟  
英明之至自知而自斷之可以

皇上之英察平日於人之賢否政之得失天  
下人所未知者

皇上知之豈以今日小人聚斂之禍小民愁  
苦思亂之情天下人皆知之而

皇上反有不知者乎百姓是

朝廷赤子假令朝廷取財猶關痛癢猶如

宗伯集

卷五

三

斟酌今一槩委之中使中使聽之參隨  
此輩於民有何情分畏何法度但有一  
分可取之隙有不盡充囊橐而更留與  
百姓者乎百方取財苦總歸於百姓萬  
人得利怨總歸於

朝廷當此時而尚有咨怨況於千萬世而  
下誰肯諒

皇上此心者夫前代之易亂也其前王功德  
淺後王福力薄也今取民數年而亂未

形者

高皇帝之功德大

皇上之福力厚也如人當壯年起居失節漫不經意及至遲暮百病相乘總有良醫不可救藥古之治者藉民心以不亂亂者藉民心以復興

陛下奈何以二百年固結之民心而一旦令其渙散至此乎古稱成湯改過不吝非是聖人無過惟聖人乃能改過耳漢武帝垂老而悔唐德宗經亂而悔若不老不亂而悔者千古更有何人古惟成湯今惟望之

宗伯集

卷五

三

皇上耳皇上以聖主當盛年一日不悔即漢唐一日悔即堯舜臣非敢為妄說也前代欲為堯舜者在積累其所不足

陛下欲為堯舜者在克治其所有餘以臣前所陳者惟君臣上下之孚稍需歲月耳章奏可一日發缺官可一日補百姓所

不便者可一日爾也

陛下柰何憚一日之發憤不以成一世之業  
立萬世之名乎臣自入春病危旬日以  
來不可復起思戀

聖主伏枕強書纔及數語便已困憊即復置  
之置之而終心不能自已蓋十日始成  
此疏其語無足採而其情有足憐者臣  
言止矣臣終無報國之日矣惟

聖明留意省覽臣不勝囑嗚感戀仰望之至

宗伯集

卷之五

五

宗伯集卷之五十九終

宗伯集卷之六十

北海馮琦用韞著

論

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

善謀國者必慎君心之所由起君心起於知而成於一一念畏為興資一念侈為敗資非一念之興敗而極此一念則興敗分焉吾畏其卒而怖其始不先其未形折其將萌待其敗而後救駭而後圖則已晚矣是故能臣

宗伯集

卷之六十

一

獻諛於已安直臣弼違於既過智臣識幾於將動蓋臣等策於未也志欲定撥與天不

欲移於彼倘微不欲發於彼天不欲伏於此夫是之謂誅國之臣宋至真宗時稱極盛已

景德數十年間內帑充陳閭閻富厚即郡國舉災傷亦歲時常例至李文靖為相輒聞而

輒奏之斯亦憂勞天子及語王文正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

後嘆文靖之見遠也夫人主生深宮之中

不離茵旃之上成業襲於累世什資取於四方未嘗知憂未嘗知危素嘗知勞未嘗知懼又况六合為家羽檄不馳桴鼓不鳴桑麻徧野露積充溢內快心於勢之足自給而外騁志於時之無可憚彼其視天下國家曾何足為我難者其無乃寬然而有侈心一有侈心而天下弊端從茲起矣語曰侈惡之大也夫侈於事其患小侈於心其害大何者事有方而心未有極也譬之水然惟所導之則有侈

宗伯集

卷六

二

於欲侈於遊侈於居侈於功侈於福澤利益於是乎長袂利屣進驥褭織離御栢梁建章之役興大宛月支之使者出廊時雍祠建蓋萊五城三神山之屬庶幾過焉始不過幾微方寸而後乃舉環海內外以奉此方寸之侈心而不足入主惟無侈四方亦相與則而象之天子傳之左右左右傳之藩鎮藩鎮傳之州牧州牧傳之鄉吏然後及民民欲弘侈衆費繁興逐末商賈孫子母耀鄉里間左少年

負才使氣任俠無弁奔廷富厚窮則怨民亦  
且智盡能索慕所不如始以天下奉人主之  
侈心既且以天下奉天下侈心而益不足天  
下之勢至於不足而國費又不可卒省則不  
能無重斂重斂不能無重法重法不能無重  
怨天下有此三重者國必大傷夫安知吾一  
念之極使四方人至此也人非顛愚誰肯以  
四海之大累世之業以徇此方寸之侈心彼  
國實不知耳夫其端居高拱處深稱聖人主

固然其無足恠朝廷置公卿輔弼之臣亦惟  
是朝夕獻善敗於王所豈其矯太平虛名為  
一切奉行故事彌縫顧忌而不以上聞且大  
臣而不使人主知四方艱難天下更有誰能  
使知之者天下盖有欲言而不能言言而不  
敢言言而不得言而不欲則陳閭閻疾苦  
道田野情狀吾既不敢望之小民不敢望之  
小臣不敢望之遠臣又不敢望之嬖幸貴近  
臣然則微大臣無責已大臣者既已任天下

之責則不能不憂勞天下與其求之天下則不如求之人主之一心求之人主之一心則莫若使之有所畏而無所侈使之有所畏而無所侈則莫若使之知難所謂難者曰王業艱難天步艱難而此兩者則自四方之艱難始故牂羊在道蜚鴻在野芋菽不充蔬糲不給吾必使之知其饑被苫盖臥荆棘極褐不完蒙犯霜露吾必使之知其寒裹糧坐甲枕戈待旦塹山堙谷暴骨草澤吾必使之知其

勞竒請它比鍛鍊周内呼天捨地斷肌刻膚吾必使之知其急捐親戚去墳墓委道路廢町墮澤葵依井荒葛冑塗吾必使之知其離揭竿裳呼庚癸伏潢池依萑蒲作氣無聊叫呼山澤釋耒帶劍走死地如驚吾必使之知其危其視祥麟神雀芝房棠棣之瑞直麋秦圃植無足知於人主惟是四方可驚可愕可憫可涕之狀是進是御是匡是弼此豈徒操此區區危慄束縛人主於之無所誰何者耶

天下所視治亂者在人主一心可以天下盡之則不足以天下檢制之則有餘夫一夫向隅滿堂動色安有天下沾危而人主不動念者亦安有念天下沾危而晏然不為所者必且穆然深思淵然遠覽宵衣而起當饋而嘆則必不忍斂四方之憂以為樂斂四方之勞以為安斂四方之咨嗟太息而以為豐亨豫大太平無事夫然後驕怵之心折荒淫之樂蝕後宮不敢鬪妝而望頰笑糟丘酒池虛為

林奔秦隴之材不浮於江張放李明不在側長平冠軍之校不遣新垣平文成五利之屬不進以照臨百官風示天下天下亦相與則而象之故朝廷無浮靡之闕貴幸無僭擬之誅守牧無貪黷之辟閭閻無誅求之擾禮義自生刑政自清甲兵自寧溝洫自平浮蕩自耕如是而國不治天下不安者未之嘗有其效始於人至知四方艱難而大臣能使知之也昔太宗侈民物繁盛呂文穆避席以都門

外饑寒死者對上默然為色變陳恕為三司使有<sub>心</sub>趣上中外錢穀數恕以為天子富春秋恐知府庫充實生侈心不進也盖老成深慮類如此王子明豈不亦稱賢相哉猶且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盖至天僖之末而始嘆李文靖真聖人彼真宗之侈不在天僖而在祥符之始不在祥符而在景德之末景德之末邪說已入君心已侈大矣不首先其未形折其將萌及侈德已成欲進一言不可得則

宗伯集

卷六

六

豈非相天下之炯戒哉戒之則莫若使知四方艱難而愚以為四方何艱難之有如君相者乃稱艱難耳匹夫匹婦得一金不知所措彼其欲易足而求易給即不然亦安住不得貧賤者而君與相以天下為家天下一人不得其所者且墜眇而冀幸焉盖四方各以一人艱難為艱難而君與相以四方人艱難為艱難此其難易相去遠矣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君與臣自知其艱難也即四方

善將將者不自任而任人任人而聽其自任  
然後可以責成功夫安危非可嘗試也生死  
存可假借也入而謀之出斷死而效之非可  
岐而用也謀當事成則議功謀失事敗則  
議罪必規其形必襲其情非可以分而任也  
故明主不越國而謀智士不離局而議夫以  
安危存亡之事明主豈不欲自謀之而衆議

宗伯集

卷之七

七

之顧獨以為業已掃境而屬之將彼於事近  
我於事遠授之以計討至而機移臨之以命  
命達而局變違之則拒命從之則敗謀從亦  
失不從亦失與其自任而至於兩失則不如  
任人而聽其自任之為得也軍中之事皆由  
將出請申師尚父之旨盖有主權有將權然  
將權待主權而重將權者至權之所假也所  
假者重則假之者可知也奔走禦侮固吾圍  
也股肱羽翼成威神也輕將權者輕主權者

也輕之之說有二有輕其事而輕之者有重其事而輕之者平居無事以國容為軍容以交事制戎事以一人言而用以一人言而舍身而若無用不舍而若舍者此輕其事而輕之者也及其有事多徵兵而慮其寡博求將而虞其缺又設之貳以偪之立之監以叅之幾中授計畫從旁設議論以持之此重其事而輕之者也夫輕其事而輕之是謂無將重其事而輕之則無人非將無人非將其究乃與無將同夫將所仗者威也所布者令也所執者法也所假者權也威不兩立令不兩行法不兩尊權不兩重劔有兩刃而無兩柄弩有連矢而無二括兵有三軍而無兩將自古及今未有兩而無害者也兩心相御兩力相軋兩功相忌兩肢相諉官屬得以左右其祖軍吏得以陰陽其術而士卒亦且有詛有祝朝議亦且諂諂者與彼與此為二中與外為三將方自謙自備之不暇而何暇惟敵是求

我 是 故 國 之 危 徵 有 三 而 強 弱 不 存 焉 軍 之  
敗 徵 有 三 而 勇 怯 不 存 焉 君 不 知 將 而 寄 以  
事 懼 其 不 任 而 伐 之 謀 謀 成 於 此 而 下 不 相  
應 者 國 危 吾 顯 有 所 出 事 而 實 無 成 算 以 虛  
策 自 居 而 取 成 於 下 下 欲 副 吾 策 而 不 能 欲  
自 用 其 奇 而 不 敢 上 一 無 策 而 交 相 躋 者 國  
危 權 無 統 紀 以 利 害 為 嘗 論 無 定 衡 以 多 寡  
為 勝 毀 譽 交 據 而 誅 賞 不 平 者 國 危 事 有 二  
柄 柄 有 兩 持 計 成 而 多 撓 公 下 而 數 易 如 是

則 軍 疑 軍 疑 者 敗 將 不 敢 專 制 而 內 請 內 請  
又 不 能 獨 斷 而 衆 議 人 多 不 能 無 生 得 失 生  
得 失 則 謀 泄 謀 泄 者 敗 以 人 之 死 爭 勝 而 將  
不 能 制 死 命 以 臨 之 進 死 退 生 人 誰 求 死 且  
前 且 却 法 不 必 行 如 是 則 軍 玩 軍 玩 者 敗 若  
是 者 何 也 事 有 所 由 起 功 有 所 由 成 罪 有 所  
由 出 事 之 由 未 得 所 歸 則 功 罪 未 可 定 而 號  
令 未 可 齊 也 是 故 國 有 可 易 之 將 而 將 無 可  
奪 之 權 吾 業 以 事 任 將 又 反 與 所 不 任 者 議

之任者一議者百勢必反制于所不任彼以不任輕而此以見議輕是兩輕之道也業以見議內不能無動而猶使尸之勢不得不取程於議議多而莫適從則並存以幾無失音以無策敗而今以多策敗是兩敗之術也知而論之與臆而論之同狀言其所知與言其所臆異情當事而譚利害者身在利害之中情形現乎前而生死迫其後不患其慮之不真也而患其說之多蒙也旁睨而譚利害者

心在利害之外夸言煩稱以為高而不憂其終毛舉苛論以為公而不與其禍期于聳聽不期于當情不患其說之多蒙也而患其慮之不真也持聳聽之談撓當事之慮則議日煩而無當情數變而愈蒙蒙不已而欺蔽逾滋議不已而瑕釁互起始於為國漸以自為及其自為之極則雖至敗國事而不恤總之起於人各操一心心各橫一事也故使人以為國之事自為則無不敗也使人以自為之

心為國則無不濟也何者天子之謀未有如  
自為之工者也明君任將必使將自謀之自  
謀之而自任之自任之而自收之昔者漢王  
將韓信而使信自謀之信請北舉燕趙東擊  
齊與漢王會滎陽已考其成功無一語弗酬  
也攻祝阿收富平東擊張步取奔實自謀之  
蕭王亦以為落落難合已考其成功無一語  
弗酬也使兩人言之以授他人未必效他人  
謀之以授兩人亦未必效何者謀自己出則

不敢不審力自己出則無所愛也唐之賢將  
莫如臨淮汾陽兩王將李則勝將郭則勝以  
李代郭則勝惟以兩人並將則不勝益之九  
節度則益不勝獨將則勝並將則不勝者何  
也前之軍事出於一而後之軍事出於二也  
世之將畧未必如兩人忘私徇國難亦未  
必如兩人即如兩人亦已不能無敗則勝負  
利鈍之所由畧可觀矣蓋天下有不可假者  
有不可不假者有不可分者有不可不分者

不可假者器與名而權則不可不假不假則國無重將將有侵權不可不分者權與事而官則不可不分不分則人有侵官官有侵事所謂官者或在事之內或在事之外事之內與事之外不相徇也凡謀事則事之外者效謀而事之內者裁決而錯事用惟將不用惟將獨明獨斷獨往獨來而後計畫可定也成功則事之內者效力而事之外者覆覈而行賞功惟將罪惟將公是公非公予公奪而後

賞罰可明也故兵有勝於原野有勝於朝廷勝於原野者先籌策勝於朝廷者先賞罰賞誠信罰誠必則君可以得死力於將而將可以得死力於士卒故將權者待主權而重者也世之將者吾惑焉行軍料敵銷萌厭難若皆以為非吾事也全軀保妻子與夫中有所憑外有所營則盡以為吾事也故有將事而無軍事其人在外之外而其事在內之內假以結納之費養士則何士不附以窺職之

術料敵則何策不工乃令人主宵旰而憂拊  
髀而嘆乎軍事當自將出將事當自將將出  
將之事勿使自內出也將將之事勿使自外  
入也故曰凡軍之道莫貴乎一而又曰天下  
之政出於一則專主權重將權蓋必有本矣  
策

問京營之設所以重本強幹威不庭備非  
常示天下壯也漢之南北軍更而為七校  
唐之府兵更而為彍騎此二代者皆當承

宗伯集

卷之六

七

平之世而議變法意者不如是則無以新  
耳目勵武節歟然武備不加飭而一代之  
制因以遂壞何也我國家統兵於五府  
練兵於三大營權輕重強弱虛實之勢至  
熟也後更為十二團營又更為東西官廳  
已復為三大營至嘉隆間而議論滋煩矣  
有議汰兵以精簡練者有議募兵以實行  
伍者有議合三營而授之一大將者有議  
做五府而授之六提督者有議京兵戍邊

以習行陳者有議邊兵入衛以強根本者此其說孰得孰失歟夫增與減為兩端分與合為兩端出與入為兩端且議增議減議分議合議出議入而一無所效其咎安在茲欲使將無玩愒兵有紀律以庶幾二祖立法之初意則何道而可諸士其借前箸籌之

御兵者無輕議祖宗之制為也有祖宗之制有祖宗之法法者制之所託以行

宗伯集

卷六

古

也夫虎賁七萃宿屯京師左偏右承中權後勁祖宗之制也敦陳整旅三令五申賞不遺賤罰不阿貴祖宗之法也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以有法在也法存而制託以行若不能用祖宗之法則法壞不能用祖宗之法則制壞以不能用祖宗法而因以議祖宗之制則法與制兩壞何以明其然耶昔漢之置南北軍也南軍以衛宮城

而調之郡國北軍以衛都城而調之三  
輔兩軍相為表裏而相制伏為後世計  
至深遠也自武帝增京師兵置期門羽  
林七校之屬又罷二尉盡屬大將軍而  
南北軍之制變焉唐之置府兵也無事  
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  
解輒罷斯亦古者寓兵於農之意也至

玄宗時衛士浸益耗廢於是一切召募  
實之號曰彊騎而府兵之制變焉當其

更制之初精神足以行其法豈不亦燁  
然凜雪一時耳目哉乃其後浸靡浸廢  
蓋至元成天寶之季而後覩其害也何  
也制有所起而弊有所始法者制之所  
託以行而法之不行則弊之所從始也  
將將法高帝南北軍必不弊將兵法太  
宗府兵必不弊向使武帝玄宗思所由  
弊而遡之以至於所由起補蓋其漏彌  
縫其闕而又無所侵撓於其間則南北

軍府兵雖百世不易可也不務出此而輕徇一時之見一人之議故其始也以不能用祖宗之法而議祖宗之制其既也更祖宗之制而猶存一時之法其終也祖宗之制壞而一時之法亦壞故御兵者慎無輕議祖宗之制為也我

太祖高皇帝設五軍都督府將權分而易制古今善將將者莫加焉

成祖文皇帝設三大營兵分而易練古今善

宗伯集

卷六

六

將兵者莫及焉洪宣而後兵革不用士不能無引而怠玩土木之役幾不能軍故於蕭愍更為團營武備亦稍稍振馬所謂精神足以行其法者也至正德中兩官廳之設法與制兩無取矣夫抵兵制始未嘗不善而後稍弊弊則不能無變變而復弊後必有受之者漢之法至文景而弊至武帝而變變而復弊元成受之當漢之末季故不能復振也唐之

法至高中而弊至開元而變變而復弊  
天寶受之當唐之中葉故不能復振也  
我朝之法至正統而弊至景泰而變  
而復弊正德中受之會當

皇帝中興之運擴然大變積習之陋復為三  
大營天下乃始復見

二祖之制其所以駕馭諸將吏朝白羽暮黃  
鉞亦與

二祖將將將兵之有符焉而天下玩愒又弊

宗伯集

卷六

七

實深

二祖之法有所行而不必盡行也至於今二  
十餘年而京營復弊矣議者見兵之弊  
而不精也為之說曰汰冗兵夫冗兵曷  
嘗不汰也簡精銳為團營而汰冗者為  
老營未幾而團營猶老營也簡精銳為  
正兵而汰冗者為備兵未幾而正兵猶  
備兵也嘉靖中嘗議簡精兵四萬人矣  
難者曰拔十得四其六且安用也且夫

以今之將應卒之法則兵不可得而法  
也為夫然之不可為之說曰實行伍實  
行伍不過清勾召募兩端召募則嘉靖  
中民兵是已不三年而已其半彼其易  
聚易散散而不可復聚者無尺籍伍符  
可按而稽也可按而稽者正備兵也然  
清勾之令下而吏以為市一兵未具而  
民已擾矣徵解既至而軍尉以為市國  
未得一兵之用而尉已飽矣且夫以今  
之將用今之法則行伍不可得而實也  
為夫減之不可增之不可為之說曰重  
將權合三營而授之一大將如嘉靖庚  
戌之制是也夫舉國之六師而授之一  
人非故也將而不賢則安取此如其得  
士心而握兵柄旁觀者寧無置喙也即  
國家推赤心而任之彼寧無震主之懼  
乎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  
得而合也為夫合之不可則為之說曰

分將權分三營而授之六提督如隆慶  
庚午之議是也然以三營而立三提督  
以三武臣而用三文臣多指亂視多言  
亂聽師無成命雖多何為且夫以今之  
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分也為夫  
分之不可合之不可為之說曰京兵之  
弱不習戰也乃始有京戍邊之議夫邊  
且奚以此為也如以待戰是委敵也不  
然則安用兩軍之士戲而京兵憑軾觀

之為數十年來曾有大建旗鼓當一血  
戰者乎戰猶未也習於何有且夫以今  
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出也為  
夫出戍之不可則為之說曰入衛京師  
以強本也乃始有邊兵入衛之議夫諸  
邊之卒列鄣而守今簡以入衛虛門垣  
守堂與虛所必攻守所不至非計也正  
德中邊將嘗入矣所謂四外家者交通  
窳窳禍機不測說者謂彼見京兵脆弱

而恣為橫也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入也夫所謂今之將者何也謀帥必於勳胄則其選太隘也協理以旬月驟更則其權數易也裨將之選太輕則其令不行也部將之屬太濫則其弊難覈也所謂今之法者何也盛為之聲容而不中其實則其事玩也多為之禁令而不考其終則其法弛也顯為之舉劾而不程其職則其聽紛也繁為之賞罰而不鞭其後則其權撓也故以今之人行今之法必且拘孿必且掣肘必且玩日必且視蔭必且剝軍以自潤必且便文以自營必且逸於法之外必且舞於法之內而

二祖之制乃始一切廢格而弊端滋起於是議者觀其一不觀其二觀其末流不觀其本始遂乃議增議減議分議合議出議入取取而起不知以此人此法也議

增則益冗識減則益削議合則太重議  
分則太輕議出戍則滋勞議入衛則示  
弱徒日取成制而紛更之而營務愈以  
不據故愚以為以今之將用今之法無  
往而可也若以

二祖之法御今之將即無往不可也夫五軍  
者

高皇帝之所釐定也三大營者

文皇帝之所練習也則微我

宗伯集

卷本

三

二祖當孰法哉

高皇帝諭武臣曰用兵之道先固其本內欲  
其實實則難破武備不可一日忘也故  
以飭武備

高皇帝法在也諭陸齡曰軍旅之事申嚴號  
令不可姑息號令則士有勵心姑息行  
則人懷怠志故以申軍令

高皇帝法在也諭趙宗等曰軍出行伍不可  
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閱騎士弓弩各為

部分將士私乘戰馬者罪無赦故以肅  
軍紀

高皇帝法在也

文皇帝諭兵部曰將士為國敵愾必養之有  
素而後緩急得其力無以四方無事將  
士家恩不用也故以體將士

文皇帝法在也諭行在兵部曰聽征將士多  
以罷弱應數所簡官須罪之軍士逃逸  
缺伍當奪所管官俸故以覈軍伍

宗伯集

卷之六

五

文皇帝法在也閱武營內指麾諸士卒坐作  
進退無不如指顧謂方賓曰節制之師  
庶幾可用然朕每御師未嘗恃其已習  
輟操練也故以勤訓練

文皇帝法在也是故議法者與其自為議不  
若取府之載而條奏之柄法者與其自  
為制不若取象闕之憲而申布之有所  
過佚吾致明之有所廢閣吾致行之有  
所未備吾務成之有所太過吾務平之

如此則

二祖之法必行

二祖之法行而制可無議也嗚呼今獨不得  
二祖之臣而與之行法耳何以歟歟議制為  
式大抵祖宗行法甚易垂法甚難後人  
變法甚難守法甚易祖宗不憚其難以  
貽後人後人舍其所甚易而圖其所甚  
難則胡不引漢唐之事觀之也彼武帝

玄宗其精神足以行其法猶為厲階况

宗伯集

卷之六

二十三

夫法之不行而議祖宗之制者哉蓋洛  
陽有凌雲臺焉衆木輕重無錙銖相負  
臺雖高峻隨風動搖而終無傾倒魏明  
帝支以大木而堞說者謂輕重力偏故  
也彼其以增減分合出入議營制者皆  
支凌雲臺之類也

宗伯集卷之六十終



